

暖

我遇见  
这世间如画  
的风景  
却错过了你



# 白日出没的 月球

THE MOON'S  
SHADOW  
柏茗 | 作品

《暖》连载第一文  
同台PK 乐小米&江南  
夏茗悠的温暖字句  
东野圭吾的冷峻剖析  
《暖》《仙度瑞拉》《公主志》  
一线青春刊群首度诚意联荐  
月亮暗下去的时候会发什么？  
会不会出现一个分毫不差、一模一样的我？  
再也不是醒眼的少年，  
若宿命注定只能选择一个，  
我们会遇见哪一个自己？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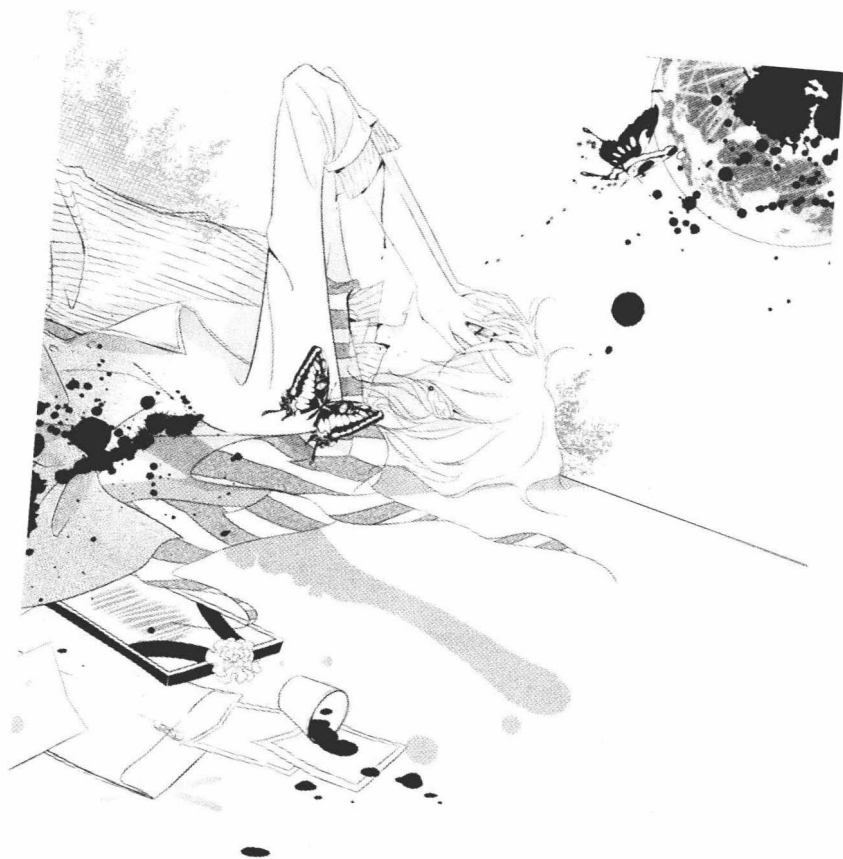
Cinderella  
仙度瑞拉

16年  
BANG  
SCHOOL

动漫杂志

暖

prince



## 目录

|     |                     |
|-----|---------------------|
| 1   | Chapter 0 梅湾街 10 号  |
| 5   | Chapter 1 你是谁       |
| 23  | Chapter 2 代表死亡的黑桃 K |
| 44  | Chapter 3 占卜塔罗      |
| 66  | Chapter 4 名叫浅野绫香的少女 |
| 86  | Chapter 5 你会原谅我的    |
| 105 | Chapter 6 老子不是侦探    |
| 125 | Chapter 7 谁在那里      |
| 143 | Chapter 8 二度的杀机     |
| 161 | Chapter 9 真是万分抱歉    |
| 179 | Chapter 10 最后的审判    |
| 199 | 尾声                  |
| 203 | 番外：致无人知晓的你          |
| 216 | 后记                  |

## Chapter 0 梅湾街 10 号

我独自一人走在街上。

毫无预兆的大风刮过，吹乱了头发。顾不上维护发型，我赶忙眯起眼，捂住口鼻。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每到这个时候，这座都市中总会刮起让人不安的大风。过了好一会儿，风势总算小了些。我微微睁开眼，不经意地一低头，发现一片花瓣——说不上是樱花、桃花或是杏花——落在鞋尖，我通常分不清这些花朵的形状，但好在我不是色盲，尚能以笼统的色彩区别为其分类，为此，“那个人”没少奚落我不知风雅。

你问“那个人”是谁？

请别着急，稍后我会好好告诉你的。

这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季节，满树繁花已经开始招摇飘落，枝头本该冒出的翠绿却仍未长出。在如此季节走在这样一条街道上，总让我有种难以言明的眩晕感。

头顶有阳光，却不至于过分刺眼灼热。

说到这里，我似乎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大概是叫做川一，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有个奇怪的家伙总是把我的名字颠过来倒过去地乱叫，时间久了，我自己都不记得自己究竟是叫“川一”还是“一川”了。但名字说到底也只是个代号罢了，如此一想，也就不会觉得愤怒了。

对了，我所说的奇怪的家伙，就是“那个人”。

前方是一个上坡。我时常纳闷这里为什么会安置一个毫无意义的上坡，更何况，它的坡度实在远远超出我所能接受的范围，时常会令我气喘吁吁。又一次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地越过这个上坡，再走一小段路，就到达了目的地。

梅湾街。

看起来只是一条普通的街道而已，街口高高地竖立着铭牌。金属牌已经相当陈旧，上头遍布着锈迹，若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莫名其妙地缺失了左上角。我也曾好奇于此，但那个人总是耸耸肩，“这很重要吗？”噎得我无言以对。

自街口向里走了约有五分钟的路程，我停下脚步。

在我的猜测里，这大概是梅湾街的正中。为什么是“猜测”呢？因为我通常只在这里止住脚步，不再向前走，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仍搞不清楚梅湾街究竟有多长。也许正是因为一眼望不见尽头，让我对梅湾街的深处产生了一种没来由的恐惧。这并不是我生性多疑，梅湾街是个相当奇特的存在，日光似乎永远无法铺及此处，一旦踏入梅湾街地界，天色便骤然阴沉下来，灰与蓝交织着遍布苍穹。在这样的天空下，街道越向远处延伸就越显得模糊而不可侵犯了。

抱歉，我似乎说得太多了些。

在伸手推门前，我抬头看了一眼招牌。

“梅湾街10号”。

若说梅湾街奇特，这家店恐怕就是其中的奇特之最，简直到了怪异的地

步。一身怪癖而又偏执狂的店长连名字都懒得给起，任性地直接将门牌号码当做招牌挂在了大门边——啊，我差点忘了，他最讨厌别人管他叫店长，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他家店，记得称呼他为“老板”，他会招待你一杯好茶的。

是的，好茶。他痛恨咖啡，尽管店的格局更像咖啡馆一些。

还未到营业时间，店里只拉了一盏昏黄的小灯，这让落地窗所框定的灰蓝天幕愈发压抑阴沉。唯一的店员正勤快地清洗玻璃杯，一边干活儿一边哼着歌，看上去心情相当愉快。见我来了，他隔着吧台冲我招了招手，我亦回以一个爽朗的笑容。

吧台前坐着一个人。说实话，这人会在店面里现身这一点，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转念一想，店内现在一个客人都没有，空旷得如同家中起居室，于是也就释然了。看背影，他似乎是在喝茶。

在这个时间，他总习惯泡一杯好茶喝的，因为他坚持自己是个风雅而有品位的人——显然，作为对立面的那个“不风雅而没品位”的存在，就是我。然而等到走近，我自以为是的臆测就被推翻了，扑克牌散了一桌，他屈起食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叩着吧台，不知在思索什么。

在距离吧台还有五米的地方，我停下脚步。

因为，高脚椅轻巧地旋了个方向，他转过了身。昏黄灯光下，他垂眸望着手里的牌，许久，低声笑了笑，那笑声中却听不出丝毫愉悦之感。

“方块 A，最近要小心麻烦事啊，一川君——好久不见。”

他一扬臂，我下意识地伸手。扑克落入手中那瞬间，锋利的边角微微划痛了掌心。我张大了嘴，愣愣地望着他。他淡淡扬了扬唇，转眼望向窗外。

不知何时，均匀铺散在苍蓝天幕的云层开始无声涌动。

他眯起眼。

我在几步之外望着，灯光下，他的身影看起来——

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审判者。



# Chapter 1 你是谁



一觉醒来，我发现世界不是我的了。

当然，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原本是世界的主宰，我原田南虽然自以为不是个笨蛋，却也还没有天才到能够对世界颐指气使的地步。话又说回来，这世界如此之大，与我自己相关的那么一小部分总能由我控制。然而问题就严重在——现在——这个感觉上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普通的早上，在我一夜好眠后睡眼惺忪、头发蓬乱且还未洗漱更衣的稍显狼狈的时刻，我突然发现，连这么一小部分也有了失控的迹象。

不，以“失控”来形容为时已晚。

这辆原本四平八稳的列车根本已经挣脱了轨道，疯狂地向一个莫名其妙

的方向驶去。

在巨大的错愕下，我无法自己地做了一件非常烂俗狗血的事——失手打翻了床头的咖啡杯。深褐色的液体迅速蔓延开来，很快染湿了晨报的一角。

但这小小的一角压根无法动摇或改变任何东西，晨报头版头条的标题依旧耸动刺眼，而一旁配的照片——或者说应该，照片中的主角——依旧该死的熟悉。

尽管以报纸的过度模糊而全然无法看清相貌，尽管只截取了一个侧面，但那张脸还是容不得我装傻认不出。不为其他，就在一分钟前，我刚从咖啡的倒影里看见了这副面皮。

我早过了因上报而受宠若惊的热血年纪了，然而这一回，占据了半个版面的狰狞报道标题却着实让我张大了嘴，大脑真空了片刻——说实在的，这真是个非常破坏形象的造型。

更加危险的是，现在我急需维护的恐怕不只是形象而已。

自从父亲升职后家里就换了大房子，母亲作为父亲的贴身秘书、多年来的得力助手，自然不会如一般家庭主妇那样整日在家。在经过短暂的考虑后，他们不顾我的强烈反对，辞退了原来的钟点工阿梅，转而聘请了全职佣人爱美小姐。而爱美小姐每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我、父亲和母亲的床头分别摆上一杯咖啡和一份晨报。

在某个瞬间，我有立刻冲出门去、将家中上上下下所有的晨报都收集起来付之一炬的冲动。如果能毁掉这座城市所有的报纸，那当然是更好的。

“少年 X 惊悚现身，深夜街头的染血事件！”

现在的新闻业实在太欠缺整顿了，丝毫不顾虑事件的真实性，一味地追求刺激。“只要吸引眼球就够了”——抱着这样的理念，这一行业扭曲地发展着。又是“惊悚”又是“染血”的，整篇报道却平淡无奇，感觉只是普通的拦路伤害事件。唯一的亮点，便是犯人留在现场的“X”标记。

这让我在慌张之中又冒出一个感想——这年头，连犯罪都做得拉风又

有格调。换句话说，如果高调得成功了，连罪犯都能变成偶像。

甚至还赢得了“少年 X”的代号，多念念还莫名地觉得有些帅气。搞不好真的会红吧，我忍不住偷偷假设。

红了又怎么样呢，反正也与我无关。

这世界上长相相似的人多了去了——如此一想，方才的惶恐就仿佛只是思维还介于睡梦与现实之间时的混沌的产物，走出房门，我还是原田南，将我该掌握的世界牢牢握在手中。这样自我安慰着，又稍稍觉得安下心来。

但内心深处无法抑制地恶毒诅咒今天晨报的销量骤减。

这份报纸隶属于朝晖报社——作为本市最大的新闻集散地，朝晖报社手握舆论导向的生杀大权。想来也十分讽刺，人们总以为不管生活多么悲惨，至少思想还是独属于自己的。大家都这么愚蠢地自信着，却未发现其实连这私密的一小部分都由统治者所牵引。

也挺可悲的不是吗？

于是我怀着作为清醒的聪明人的优越感，心情愉快地将手中仅剩的小半杯咖啡一饮而尽。温凉的咖啡有股怪异的焦苦味，我却觉得这味道也很不错。

离上课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顺手打开电视机，接着走进里屋的洗手间洗漱。哗啦啦的水声掩过了故作严肃的早间新闻，清晨的水压总是大得这么骇人，我叼着牙刷退了一步远，避免水珠溅上衣服。镜中的我也在看我，眼中还残留着些血丝，牙膏的泡沫从唇边溢出。我冲他咧咧嘴，然后忽然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

我对父母给的这张脸皮还是很满意的——虽然男生在意这点会有些奇怪，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总会带来不少额外的好处。

搁在防水台上的手机蓦地震动起来。眯眼听了一会儿刚换的铃声，我呸地吐掉泡沫，一边伸手取过手机，一边摸索着关掉水龙头。

来电显示是同班的藤村。我叹息着接起电话，不意外地听到了藤村一如

既往的咋呼：“阿南阿南！你看今天的早间新闻了没！”

我在心中嘲笑他的大惊小怪，不置可否地淡淡哼了声。

“那个‘少年 X’长得真他妈的像你啊！阿南你老实承认那根本就是你吧是吧是吧！”

哗哗的水流声戛然而止，外间夹杂着嘶嘶电流的新闻播报声传入耳中，与藤村的咋呼交织揪扯，刺得耳廓生疼。我看到镜中的那个人脸色刷一下变得苍白，瞪大眼半张着唇，唇边还沾着未抹净的泡沫。

像一条愚蠢的鱼。

我觉得心中那片好不容易退潮的疯狂又席卷而来了。



浅野绫香离家时刚过七点。这个季节，早晨七点天已经大亮了，过分率直的阳光熨得脸颊发烫，将最后一丝困倦加温发酵。好想睡。浅野绫香用力睁了睁眼，却没能忍住唇边溢出的呵欠。

几天后就是开学测验了，上学期末的成绩实在是有些愧对父母。尽管家人并未责备，但过年家族聚会时总觉得自己让父母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次一定要取得好名次，在心里这样默默对自己发了誓，于是便铆足全力用起了功，一连好几晚都复习到十二点。虽然心里明白这未必会有实际的作用，但还是免不了觉得自己与学校里碌碌无为的其他人有了些不同。这样一想，又充满了干劲，即使早起会有些痛苦也没什么了。

说到“其他人”，浅野绫香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邻居池泽家的少年和她青梅竹马，两人从小学时代一直同学至今，上下学也总是同进同出。但不知为何，近来很少见到他了。

应该说是，他已经有很多天没有去上学了。

在那个崩裂的傍晚以后。

绫香也曾忍不住去敲门询问，但门后的少年连脸都不露，只说最近不太舒服。肯定不是真的吧，绫香虽然明白，却也无法继续追问下去，只能悻悻道了别，独自踏上了往学校去的路。

“草根名门”相泽中学——这是她所在的学校。但实际上，“草根名门”这外号只有前半半是准确无误的，至于后两个字，则是本校学生有些戏谑意味的自嘲。毕竟，没有人会把鱼龙混杂的相泽中学与这座城市里真正的贵族名门野神高中相提并论。

凭借着优秀的成绩，绫香原本也是有机会就读野神高中的。面对免学费及领取一等奖学金的优厚条件，再三考虑后，她还是拒绝了野神高中的邀请。她在内心深处恐惧着野神高中奢侈的环境，更重要的原因是，她舍不得离开青梅竹马的少年。

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已经足够了。她想着。

相泽中学的学生都家境平平，虽然充斥着无所畏惧的不良少年，却也不乏埋头狠命读书希望考个好大学的认真孩子。就好比说现在，明明离早上课还有很久，校门前的大路上就已经走着不少身着相泽校服、手拎沉重书包的学生。

浅野绫香揉揉眼睛，忍不住又打了个呵欠。

“小——绫香——”有人自背后狠狠拍了下她的肩膀。浅野绫香吓得猛一下将呵欠咽回喉间，呛得直咳嗽。

来人是同班的阿唯。她一边替浅野绫香顺气一边抱怨：“哎呀！小绫香你也太胆小了吧，这么多年了还没适应我的热情吗！这是爱的表现哦！”

你的热情……浅野绫香一口气没顺得过来，咳得更厉害了。

她的性格实在太内向了，连浅野家的父母也因此而苦恼头痛多年。这种个性很难交到朋友，或许也因为如此，她即使到青春期也没有像一般的青梅竹马一样与对门少年变得疏远。而且，幸好在高中时代还遇到了阿唯，她虽然没勇气说出口，但心里是认定了这个朋友的。父母也很欣慰，性格与自家

孩子如此互补的真是不多，能遇上一个也是幸运啊。

“对了对了——”走到教室门前，阿唯突然大声道，“你今早看新闻了吗？”

绫香停下脚步，有些莫名地眨眨眼：“咦？”

“就是那个呀，那个‘少年 X’的报道！好可怕呀！但是你没觉得很帅吗？那种犯罪以后在现场留下标记的做法，肯定是跟着漫画学的吧！”

“……留下标记？”

“你不知道吗？现场的被害者，每个人手臂上都留下了一道‘X’形的伤口哦——”

阿唯故作神秘地压低了嗓音，一阵风横贯过走廊，浅野绫香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白石从堆积如山的案卷中抬起头时，墙壁上高悬的时钟的夜光指针已经指向九点。他定定看了一会儿，夜光的荧绿色总让人心头有些不安。不，与其说是不安，倒不如说那颜色——

充满了不祥的感觉。

重新翻开文件夹，却看不进一个字。他深深叹了口气，闭上眼用力揉了揉眉心。一团乱麻，调查进行到现在，人力已经出动到极限，案情却毫无进展。实在是太糟糕了，白石望着手中毫无新意的报告，愈发烦躁起来。

被称作“X 少年事件”的案件近日子里成为这座城市最热门的话题，其悄无声息走红的过程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么说或许有些不负责任——但那原本确实只是毫不出奇的斗殴事件，甚至未出现严重的人员伤亡——然而犯人使了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伎俩，便俨然成为眼下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白石皱眉审视着已整理成册的现场照片。

共三名被害者，经调查，三人都是放弃高中学业的不良少年，在白石看来，这种存在与流窜在城市黑夜里的老鼠蟑螂无异。说来讽刺，白石自己也曾是不良团体中的一分子，回忆起过去的自己，白石脸庞上浮现出深深的厌恶之情。想要抹杀掉那个自己——每一次回想起，这样的想法就愈加强烈。改变是从立志要成为刑警的那一刻开始的，这一切，要感谢池泽前辈啊。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池泽前辈赐予的。

白石虔诚地如此想着。

将其说成他的信仰也绝不为过。

被害人身上几乎没有外伤，犯人显然相当有技巧。如此一来，那道伤口就显得尤为刺眼了——白石还记得当年的自己，时常与狐朋狗友躲在城市的黑夜中，将袖口高高捋起，点燃一根烟，以为这样就能逃离令人烦闷的无趣生活。而照片上，被害人的袖口也是那样高高捋起，只是，两道狰狞的血痕盘踞了整个小臂。

交叉成为一个肆无忌惮的“X”形。

白石的办公桌前摆着两个相框，他拿起妻女的合照，吻了吻妻子年轻美丽的脸庞和女儿天真可爱的笑脸，眼底浮起了一丝温情的颜色。而另一张照片在灯下折射着冰凉的光，男人坚忍刚毅的面容永远地定格在了相纸上，在白石的记忆里，男人的这份坚忍和刚毅始终没有改变过，即使在他死去的时候，也没有消失。

池泽前辈，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尽管只是出于猜测，但白石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对这起案件的调查正被某股力量干扰着。

现在还会因为失去您的指导而彷徨无措的我，实在太无能了。我真是辜负了您的期望。

白石将妻子的照片放回桌头，嘴角紧紧抿成了一道生硬的直线。

“哎，老大！您还在啊，今天通宵吗？”部下青木拎着泡面走了进来。二

十出头的青木还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因此时常夜宿办公室。似乎是因为今晚将有人陪伴而感到愉悦，他开心地大大咧开了嘴。

白石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桌面，站起身，拍拍青木的肩膀：“晚安。”将青木失望的大叫抛在身后：

“噢？老大您这是要走？都快十点啦，回去也晚了！泡面我买了双份，来一起吃吧！”

当年的自己也是这么追随着池泽前辈，恨不得将池泽前辈当做偶像来崇拜。更准确地说，已经不只是偶像了，用神明来形容也许更为合适吧。而池泽前辈曾经无奈地笑着，拍拍自己的肩膀：

“一直低头跟着别人，某天突然抬起头，会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哟。”

可是，如果不跟着您，我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那份有力的拍击感似乎还留在后肩处。池泽前辈死去的一幕今日愈发频繁地在脑海中浮现，血，满地的血，蔓延到了脚下，踏着血泊走向渐渐失去温度的躯体时，脚底传来的滑腻感，越来越多的血。刀子在哪里？怎么会插在胸口？赶紧拔出来，得赶紧——

“真相，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

池泽前辈的妻子，优秀到与池泽前辈不相伯仲的绘理前辈站在身后，环着双臂，语调冰冷得如同机械。蹲在池泽健雄尸体边的白石感到自己充血的头脑仿佛被凉水狠狠冲醒，只能愣愣仰视着池泽绘理冷静得不带感情的双眼，突然觉得这个女人陌生而令人恐惧。

这个季节的夜风仍旧刺骨。白石狠狠打了个寒战。

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很远。然而暂时还不想回家，这种时候看到妻子温柔的笑颜，再思及惨死的池泽前辈，总觉得自己还这样幸福是有罪的。不如去喝两杯吧，如此想着，他停在了这家店门前。

梅湾街 10 号。

时候已经不早了，店中光线已变得昏暗，但歇业的牌子尚未挂起。在心

中默念了一句“打扰了”，白石推门走进店里。

门上悬挂的风铃洒落欢悦的丁零声。

吧台后的店员先生抬起头来，快乐地招呼道：

“欢迎光临。”

那时候，白石发誓自己看到了一道隐入里间门内的身影。但转眼再瞻时，那道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如您所见，我现在是一名刑警。尽管还没到达能够用“优秀”来形容的程度，可好歹也在认认真真地干着正当的职业。

但您能相信吗，曾经的我，也是一名令人唾弃的不良少年哟。人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到阴沟里溜过的老鼠一样。

您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也对，像您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许觉得这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吧。但对我等凡夫俗子而言，这已经是我一生所能做出的最大转变了。

很无聊是吗？的确，现在的我回想起来，也忍不住会对当年的自己露出厌恶的表情呢。其实我变成不良少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父母健全，家境还算过得去，说实话，这个社会也还没糟糕到让我感到绝望的地步。只是觉得庸碌无为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

是的，无聊。

每天重复着机械的日程，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功课就算写了半山高又有什么用呢？您别笑，当年的我真是这么想的。多年后回忆起来，会为当年的愚蠢和无知而感到羞愧吧。一定要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我这样想着，向街边的不良少年团体走去。一旦适应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原本的规则就渐渐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了，最初心中的沉重和愧疚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消失无

踪。学会抽烟喝酒很简单，对学校里的某人看不顺眼就扁他一顿也让人心情舒畅。生活这样继续着，父母没有察觉到异样，成绩单上越来越难看的成绩只让他们以为我压力过大，担忧地要求我放松心情。实在太让人愉快了，我一拳挥上某人的脸，放声大笑着。

您现在不忙吗？啊，那真是太好了，请让我继续说下去吧。

我与池泽前辈，就是在这种情景下相遇的。

您问他是谁？对不起，是我疏忽了。那位前辈是我的前任，本市最优秀的刑警池泽健雄先生。即使已经去世了十年之久，也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最优秀”的名号。您说我蠢笨也好，愚昧也好，我都会如此坚持下去的。

当年的情景，即使时至今日，在我脑海中也未曾有丝毫模糊。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像以往那样，逃了下午最后一课，前往约定的地点。那间深藏于高楼缝隙间的废旧店面房俨然已成为我们的据点，我们在那里也做不了别的事情，通常只是抽上几支烟，发一发对平庸生活的牢骚，然后挠着脑袋各自回家去。我以为，那天也会一样。

但只是“我以为”而已。

邻校的人发现了我们的据点，接下来如您所想的，我们发生了冲突。是不是很无趣的故事？我们如此卖力地试图逃离平凡的日常生活，但到最后也没能挣脱老套的剧情。

我到达的时候，他们早已逃离了现场，只剩下我的友人们遍体鳞伤地倒小巷中。警察很快赶到，滞留现场的我成为唯一的嫌疑人，没有人相信我的辩解，我成为毋庸置疑的犯人、遭人唾弃的背叛者。

说来您可能会觉得可笑，但当时的我，真的已经丧失活下去的勇气了。

帮我洗清嫌疑、找回一切的人，正是池泽前辈。

在我回到学校的那天清晨，池泽前辈在校门前等我。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池泽前辈那天对我说的话。

——只要活着就好。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只要还活着，就有无尽的